

曾是惊鸿照影来

古人笔下的追思——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江雪

拽紧拳头而去，松开双手而去，死亡是每个人都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。中国人向来讲究哀而不伤、情不外露，但对逝去亲友的怀念又是人之常情。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中，有许多感人肺腑的悼亡诗词，它们有何特点，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，清明节来临之际，让我们一起感受古人笔下的哀思。

睹物思人忆流年

朝夕相处、交情甚笃的亲人或朋友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心中的不舍与悲伤可想而知。早在先秦时期，我国古人便以重章迭唱的方式，追思已故之人。一些凄美动人的唱词最终被收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。部分专家认为，《诗经》中的《邶风·绿衣》《唐风·葛生》是我国最早的悼亡诗。

“绿兮衣兮，绿衣黄里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已！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裳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亡！”从《绿衣》一诗对人物形象的描述看，大致可以确定这是一名男子悼念已去世的妻子的唱词。作者看见妻子生前穿过的绿衣黄裳，睹物思人，心生忧伤，虽然天气已经转凉，但处于思念漩涡中的他仍穿着夏衣。

虽然这首诗的作者身份不明，但它首次运用了“睹物思人”的写法，对后世的悼亡诗词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比如西晋文学家潘岳在为妻子杨氏作的《悼亡诗》中写道：“帟屏无髣髴，翰墨有馀迹。流芳未及歇，遗挂犹在壁。”家中帷幕、屏风间已无妻子的身影，但她写的字还在，她喜欢的字画、琴瑟还挂在墙上，难免让人感怀。

生活是具体的，妻子的首饰、梳子、字画，兄长赠送的宝剑，母亲缝制的衣物、使用过的机杼，都可能是掀起悼念波澜的阀门。清代诗人周寿昌写过一首悼念母亲的诗《晒旧衣》。“卅载绨袍检尚存，领襟虽破却余温。重缝不忍轻移拆，上有慈亲旧线痕。”诗人拿出母亲三十年前

元稹雕像。



浙江绍兴的沈园。

做的衣服，感到领襟处仍有母亲的余温，想重新缝补却不忍拆线，因为上面有母亲千针线活留下的痕迹。

有睹物思人，就有触景生情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雄才伟略、文治武功的汉武帝也曾为一名女子写过悼亡诗。在汉武帝众多妃嫔中，李夫人的地位非同一般。据《汉书·外戚传》等史料记载，李夫人有倾国倾城之貌，为人处世也有一套，深得帝心。她死后，汉武帝以皇后之礼葬之，并时常想起她。有一天，他又一次来到李夫人曾经住过的地方，看到“罗袂兮无声，玉墀兮生尘；虚房冷而寂寞，落叶依于重扃”，写下了哀婉细腻的《落叶哀蝉曲》一诗。

梦回孤园不忍别

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有描写梦境之笔，比较著名的有汤显祖的“临川四梦”、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等。古代悼亡诗词中，也有不少写梦境的佳作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梦是连接作者和悼念对象的临时通道，它让回忆更显真实、让情感更加动人。

“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”北宋大文豪苏轼怀念结发妻子王弗的词作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是我国古代悼亡诗词中的代表作，近千年来被无数人反复吟诵。宋至和元年（1054年），19岁的苏轼与16岁的王弗结婚。王弗知书达理、聪明稳重，夫妻两人感情很好。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，年仅27岁的王弗去世。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正月二十日，在仕途上屡遭打压的苏轼在密州梦见了已经去世十年的妻子，醒来之后，思念之情在心中奔涌，他提笔写下这首词，发出了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感喟。

同样对结发妻子难以忘怀的，还有南宋诗人陆游，他曾多次在悼念唐婉的诗作中提及梦境，或许在他心中，自己与唐婉短暂的婚姻，以及二人在沈园的匆匆一瞥，都很像是一场易碎的梦。宋绍兴十四年（1144年），陆游与唐婉结婚，夫妻琴瑟和谐，但因陆母对唐婉不满，两人被迫离异。此后，陆游在家人的安排下续娶，唐婉再嫁，一别音容两渺茫。9年后，28岁的陆游与唐婉夫妇在沈园不期而遇，两人遥遥相望而未语（另一说为交谈过）。陆游心绪难平，挥笔在墙壁上写下千古名词《钗头凤》。几年后，唐婉去世，沈园成为陆游一生的精神寓所。他在68岁、75岁、81岁、85岁四次重游沈园，留下了“坏壁醉题尘漠漠，断云幽梦事茫茫”“梦断香消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吹绵”“也信美人终作土，不堪幽梦太匆匆”等诗句，流露出对发妻持续一生的思念。

白居易与元稹（字微之）是唐代的一对诗坛知己。元稹比白居易小7岁，两人同一年登科、同一年为官，虽然不在一地工作，但常有书信来往。唐大和五年（831年），元稹去世，白居易心痛不已。9年后的一天，白居易梦见自己与元稹携手游玩，醒来后含泪写下《梦微之》一诗，其中的名句“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”，倾注了老年白居易对故友的深切怀念。

美德懿行记心间

悼亡诗词之所以感人，是因为文字饱蘸作者的真情实感，而情之所发，往往也有原因。赞美逝者的美德懿行，也是悼亡诗词常见的主题。

元稹悼念妻子韦丛的诗《遣悲怀三首》通俗易懂、广为流传，诗中赞扬韦丛美德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。唐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元稹与太子宾客韦夏卿幼女韦丛结婚。韦丛出生于名门，备受其父疼爱，自小养尊处优。两人结婚

后，生活却给他们开了个玩笑。元和元年（806年），韦夏卿和元稹的母亲相继去世，这让夫妻俩失去了生活中最大的依靠，陷入困境。尽管生活落差很大，但韦丛努力适应，对丈夫痴心不改。看到丈夫没有衣服穿，她翻箱倒柜去寻；看到丈夫多日未饮酒，她拔下头上的金钗去换；家里无粮时，以野菜、豆叶充饥，她也能吃得很香。元和四年（809年），韦丛在洛阳去世，元稹发自内心地感念妻子的不离不弃、悉心照料，写下《遣悲怀三首》。他在诗中回忆了妻子生前为自己和家庭的付出，在结尾处发出了“惟将终夜长开眼，报答平生未展眉”的感恩之声。

家在海南的明代名臣丘濬也曾曾在悼亡诗中赞扬妻子的品行。1445年，丘濬与第一任妻子金氏结婚。1451年，金氏患病去世。夫妻两人



四川省青神县唤鱼池前的苏轼王弗雕像。

结婚6年，实际上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，其他时间丘濬大都在北京忙科考之事。丘濬离家期间，金氏在家伺候婆婆，养蚕纺绩，任劳任怨。虽然备受相思之苦，但她全力支持丈夫考取功名。金氏病重时，丘濬已回到海南。临终时，她仍鼓励丈夫赴京应考。因为不能陪丈夫再走一程，她甚至表现出了歉疚。

丘濬非常认可金氏，为她写了多首悼亡诗。“择配得孟光，足慰平生心。一见如夙昔，友之如琴瑟。意气两不疑，苦口时相箴。”他在诗中将金氏比作孟光。东汉的孟光因与丈夫梁鸿举案齐眉，成为贤妻良母的代名词。在丘濬的笔下，金氏是一个可以比肩孟光的女性，能娶到这样的妻子，何其有幸。当这个在背后默默帮他支撑起这个家的贤内助走了，心情何其感伤！

琼剧《丘濬》中的丘濬（右）和妻子金氏（左）。
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